

往事

冰心女士著

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往 事 圖

實價大洋五角

同業公議
照碼加一

不 許 翻 印

著 者 永 心 女 士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排 印 者 美 成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分 售 處

上海福州路九五四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以詩代序

我是一個盲者，

看不見生命的道途，

只聽憑着竿頭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領，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頭有說不出的虛空與寂靜，

心頭有說不出的迷惘與胡塗；

小孩子，你緩一緩腳步，

讓我歇在這涼蔭的牆隅。

聽人聲喧嘩着四面，

對我在不住的傳呼，

我起身整一整衣袂，

擦了擦臉上的汗汗。

小孩子你別走遠了，

你與我仍舊攙扶！

摸索着拾起琵琶

調着絃子，

我整頓起無限的歡愉。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

故事裏有神女與仙姑；

圍繞着她們天花絢爛，

我絃索上迸落着明珠。

我聽得見人聲譁贊，

譁贊這熱鬧的須臾；

我只是微微的笑着，

笑着受了無謂的稱諛。

第二部曲我又在彈奏，

我唱着人世的歡娛：

鴛鴦對對的浮泳，

鳳凰將引着九雛。

人世間只有同情和愛戀，

人世間只有互助與匡扶；

深山裏兔兒相伴着獅子，

海底下長鯨迴護着珊瑚。

序

我聽得見大家噓氣，

又似乎在搔首捋鬚，

我聽得見人家在笑，

笑我這般的幼稚，癡愚……

失望裏猛一聲的絃音低降，

絃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虛無，

我越彈越覺得琴絃緊澀，

越唱越覺得聲斷喉枯！

這一來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聽見欣賞的嗟呼。

只無人憐惜這乾渴的歌者，
無人憐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間是同情帶着虛偽，

人世間是愛戀帶着裝誣……

我唱到傷感淒涼時節，

我聽見人聲悄悄的奔趨。

第三部曲還未開始，

我已是孤坐在中衢，

四圍聽不見一毫聲息，

只有秋風，落葉與啼鳥！

抱着琵琶我掙扎着站起，

疼酸刺透了肌膚，

竿頭的孩子那裏去了，

我摸索着含淚哀呼。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衆生傷損，

大人的罪過摧毀了你無辜，

覺悟後的徬徨使你不敢引導，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撒在中途！

我拚着踉蹌的曳着竿兒走去，

我仍要穿過大邑與道都！

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

要歌音填滿了人生的虛無！

六，三夜，一九二九。北平。

目次

悟.....	一
六一姊.....	三一
別後.....	四一
往事(其二).....	六一
劇後.....	一〇九
夢.....	一一五
到青龍橋去.....	一一九

悟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唇兒沉默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凝立了片晌，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

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
新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想，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
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
個天之驕子，人之嬌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
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
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
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
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
有多少青年，被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過是

一個鋒鏑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爲雨雪雲霞，在地爲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爲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如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因此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

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喫，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卻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考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寧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

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梧。」

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字。聽見腳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搖首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溼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顫，水聲潺湲，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腳下。一步一步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心愛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他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沈沈如睡的過了